湖南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村党总支书记叶志钢：

叶绿花红志如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最美基层干部

叶志钢在村部办公室工作。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站在叶绿花红的村部办公楼前，对面一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亭台楼榭掩映在盎然的春意里。壮墩墩的叶志钢伸过来的手暖呼呼的，见到记者，他没有寒暄，语气也像眼前叶绿花红般的春意，暖暖的。“全村有大小企业30家，其中产值过亿元的有4家、过5000万元的有6家，2017年工业产值8亿元；全村有3875人，其中共产党员145名，有耕地2323亩，3个农业合作社，2017年人均纯收入3.3万元以上……”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你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美丽，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这个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呢！”

这个生机勃勃的村，就是湖南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村，这个憨厚敦实的人就是孙家湾村党总支书记叶志钢。

共产党员应该做敢于担当的好儿郎

57岁的叶志钢，眼里含着泪花，声音也低沉下来：“我是在家庭会上父亲的骂声中，才决定担当起村支书这份担子的。老父亲如果还在，今年也该96岁大寿啰。”他低沉的叙述，又让记者重温了老共产党员铮铮铁骨般的担当精神。

1983年，退伍返乡的22岁青年叶志钢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出任一家乡镇企业负责人，几年下来，见过世面、肯干巧干的他把这家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打造成了年销售过亿元的“省明星企业”。企业改制后，他拥有了年产值过千万元的独资企业。

2001年，他回到生他养他的穷山沟唐阁坊村，帮助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办丧事，村里的38名共产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把叶志钢这位党组织关系还在乡政府的本村人选进了村支委，并要向上级呈报为村支书。老书记找他谈心，他不干；上级党委来做工作，他还是没同意干。这时候，解放初期就光荣入党、当时70多岁的老父亲叶洪谋在家里开了个党员扩大会，上世纪50年代就做土改干部的老党员母亲周雪姣以及大姐、姐夫等党员都参加了，讨论叶志钢该不该进村支委、该不该当村支书的问题。无论大家如何做思想工作，他就是不愿意干，原因很简单：“村里太穷了，自己还年轻，想干一番大事业。”

“村里如果不穷，大伙推你回来干什么？么子叫大事业，你能带着村里的大伙一起过好日子，就是大事业！我管你千万身家亿万身家，你如果不能带着唐阁坊里的乡亲们和你一起过好日子，你就是狗屁身家。”当过兵的老父亲来了脾气，70多岁的他一拐棍横扫过来，重重地打在叶志钢身上。

老父亲从来就没有打过他，如今40岁了、身家千万了，挨了老父亲一闷棍。这一闷棍打醒了他：“我怎么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呢？我怎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老党员母亲也苦口婆心：“村里这么多穷人苦人，你一个人过好日子，你能心安理得吗？做人得有良心，你只要好好带头干，全家人保证做你的坚强后盾！”

要干就要全心全意干。叶志钢把自己在企业的所有事务做了了断，决定回到村里，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叶志钢上任后的第一次村干部会是在自己家里开的，这时候他才真正晓得村里有多穷：村里没有一条机耕道通向外面，就像一座孤岛几乎与外界隔绝，村里没有一家企业，没有任何集体收入，村里欠账5万多元，村干部每年1700元的工资，已连续4年没有发放，必要开销就预支老百姓交的计划生育保证金，用完了到店铺里赊账……当天，他定下了就任村支书后的第一项规矩：“从今天开始，不管村里今后怎样发展，只要我当书记，村里就没有公务接待，所有村干部在外面以公务名义的欠账赊账一律由个人买单。”也就在当天，他拿出5万元现金，把村里过去的所有欠账还清，又拿出2万元现金给出纳，作为村里笔墨纸张电话费等办公急需，村里一条最朴实的财务规矩同时实施：“出纳管钱、会计做账、书记审批。”

叶志钢（左）在银和瓷业向该企业董事长了解瓷酒瓶新产品的研发与市场动态。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叶志钢上任后的第一次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是在村里一个晒谷坪里开的，这时候他才晓得村民脱贫的心情有多急迫：大家会上议论得最多的是修路，必须修通与外界联通的路，如果不修路，村里就没有出路；只要能修路，我们愿意出地又出工……当天，他定下了就任村支书后的第一件大事：“不管千难万难，打通村里与外界的通道，是我这个书记当前要办的最紧要的事。我捐出个人名下的全部存款20万元。”当天，他把20万元转到了村里的账上。榜样就在身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全村280户900来人，劳动力不到500人，为修这第一条出村路，村民就捐钱十多万元，出义务工1000多个。党群一条心，黄土变黄金。2002年，唐阁坊村第一条出村“富民路”通了。2003年，投资3000多万元、占地100亩的外地企业进村了。2004年，这家拥有醴陵市最大的生产车间和400多名工人的企业在唐阁坊投产。

基层干部公正、无私，是最好的人心黏合剂

2005年刚刚有所好转的唐阁坊村，恰逢村级规划调整，孙家湾镇两个最穷的村孙家湾村、金星村与唐阁坊村合并为孙家湾村，叶志钢被推选为合并后的孙家湾村党总支书记。叶志钢至今还记得主持第一次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时的情景：会场选在一个废弃的操场，一张课桌就是主席台，他还没开口，下面就炸开了锅！合并村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场面极其混乱。情急之下，他一蹬腿，跳上课桌，大喊一声：“死刑犯都有上诉的权利，我叶志钢还没开始干，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不行？给我3年时间，搞不好孙家湾，我叶志钢就卷铺盖滚回唐阁坊！”

就这么一喊，台下安静了。盯着他的是一双双信任和期盼的父老乡亲的眼睛。面对台下信任的眼神，他心中充满感激，骨子里迸发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力量。

并村后，叶志钢干的第一件事还是修路，把三个村之间的路连起来。“并村先要并心，并心先靠修路。路通了，村之间、人之间才能互相走动，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但是，合并后的孙家湾村一穷二白、举步维艰，村里负债十余万元，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是个典型的“省级贫困村”。修路启动资金从何而来？“我从家人管理的企业里拿出30万元修路。”他憨憨地说，大家的心齐了、气顺了，干事的氛围和环境也就好了。为了摸清并村后的村民家底，他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白天忙就晚上去，老百姓不在家就到田间地头找，在外务工的就逢年过节去。几个月下来，并村后的孙家湾人都认识他这个苦口婆心的叶书记，群众支持声也越来越大。

当村支书，不怕乱摊子，就怕乱班子。只有带好班子，才能走好路子。为抓好村支两委班子建设，他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党员议事、群众监督、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他给合并后的大村定下了一条规矩：每星期开1次村民小组会，每月开1次支部会，每季度开1次村民代表会。正因如此，这个村成了有名的“会多村”。有个当了十多年的村干部说，现在一年开的会比原来10多年的会还要多。叶志钢之所以多开会，就是要把工作在会上安排好、情况在会上通报好、矛盾在会上调解好、思想在会上沟通好。每次开会，不仅布置工作，还要现场检查。有村干部事情没做好，说起来就不好意思。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想丢脸，交办的工作都认真干好。现在，村里的土地发包、项目立项、五保供养、低保救助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集体商议、阳光操作最终敲定。

班子力量增强了，大家的干劲也上来了。合并后的孙家湾村紧邻106国道，为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村里提出“工业兴村，产业富民”的发展思路。但在创业路上，总有“不测风云”。2006年，有家企业经营不善，老板拖欠工资300多万元跑路。300多工人哄抢设备，眼看就要出大事！这个事要是解决不好，不仅可能闹出血案，孙家湾将来还谈什么招商引资？谈什么发展致富？叶志钢横下一条心，自己接手这个烂摊子！他赶到厂里后，向工人们保证，一个礼拜之内兑现工资。为此，他以自己的家庭财产作担保贷款93万元，再通过破产拍卖，给工人发了工资。这件事，他个人做了亏本买卖，但老百姓拿到了血汗钱，对村干部更加信任；企业家看到这些，对村里更是刮目相看。通过拍卖，这家企业被整体保住了。2007年，新的投资商进驻。如今，这家企业产值过亿元、税收近千万元，1000多名员工的工资占到企业产值的33%，全国陶瓷酒瓶的最主要产地在醴陵市，这家企业又占醴陵市陶瓷酒瓶产量和销量第一。

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2007年，孙家湾村的村部建成了，当时开了一个并村后最大的群众代表大会，有200多人参加，会场里村民们热血沸腾，会场外也被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严严实实。

2017年，孙家湾村村部扩建，规模扩大了一倍。2018年春节前夕，村里召开2017年工作总结大会，孙家湾村145名党员全部参加，28个村民小组和30家企业及3个农业合作社选出代表参加，数百人齐刷刷地坐在会议室里。上午9时整会议准时开始：“到目前，我村先后开发出6个经济林区、3个水稻种植区、2个生态循环养殖区及1个生态保护区，森林覆盖率达98%，公路到户率达95%。10余年间，村里各类企业陆续发展到30家，提供4000多个就业岗位。2017年完成生产总值8亿元，纳税4000多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3.3万元……”掌声响起；“现在，村里道路硬化超过45公里，实现了‘组组通’，全村年产值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22家，过亿元企业4家，新建村级组织活动中心和4000平方米的农民文化广场、6000平方米的农村公园，孙家湾村的老百姓安居在公园里，生活在春天里……”掌声愈发热烈；“在孙家湾村，大小事务一律执行‘四议两公开’，财务公开精确到一分一厘，财务监督精细到一笔一纸。各项工程，全部公开招标，没有出现一项私下交易，没有出现一例纠纷上访。办事不收一包烟、不吃一顿饭、不收一份礼。今年，全村公务接待仍然是‘零报销、零接待’，请村民们放心！同时，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到2017年底，全村900户人家，已有300户通了天然气，今年再通100户以上，达到全村50%住户通气，每年逐步提升比例……”掌声再次雷鸣般响起……

面对乡亲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叶志钢这位“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带头人，深情注视着会场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深地向与会乡亲们鞠躬。

“你不当这个书记，早就是亿万富翁了，家庭也不会作出这么多牺牲，你后悔吗？”听到记者提问，他说：“这是不同的追求，关键不在于比，而在于选。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将来还要埋在这里，当好这个村支书，我安息后仍可仰天长笑，哪还有后悔？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我还是愿当这个小小的村支书。”

精彩人生

从奥运冠军到主教练——

为国仗剑雷声鸣

本报记者 吉蕾蕾

见到雷声时，他正在国家击剑队北京老山运动员训练基地为即将奔赴美国参加“2017—2018赛季国际剑联花剑世界杯大奖赛”的花剑运动员做最后的训练准备。“运动员生活很简单，不是训练就是比赛，每年要参加的各种赛事有十几个，这是积累比赛经验，提高水平的必经之路。”雷声说。

雷声，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获得者，也是获得中国男子花剑奥运首枚金牌的运动员。作为奥运冠军，在问鼎最高领奖台的道路上，雷声经历了什么？又面临了哪些抉择？

认识击剑爱上花剑

11岁那年，广州市击剑教练员去雷声所在的广州市黄埔区小学挑选击剑苗子。可能是由于个子高挑，雷声一下子被教练选中。“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击剑，完全就当成兴趣培养。”雷声回忆说，从小就很喜欢武侠，觉得拿着剑的都是大侠，而且有一群小朋友一起玩剑特别开心。就这样，玩着练着就喜欢上了击剑。

什么是击剑？击剑项目分为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花剑可以攻击的有效部位最少，只有躯干部位，主要是刺，对技巧性、精准性、灵活性的要求最高；佩剑的有效部位是腰部以上，佩剑可刺可劈，主要是劈砍得分；重剑是全身有效，对身体灵活性要求不高，需要交锋和力量。

雷声说，“当初教练把花剑、重剑、佩剑三把剑拿出来给我选，可能是由于花剑最轻便，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花剑，选我的教练恰恰又是花剑教练。”练习花剑之后才知道，原来花剑技术是最全面的，花剑既有重剑里刺的技术，又有佩剑主动与被动的技术。选择花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男子花剑实力很强。雷声说，他当时练花剑时，虽然男子花剑没有取得过奥运会金牌，但夺得过两次奥运会银牌，“我如果选择练习花剑，会更接近世界水平”。

可能是兴趣使然，抑或是天赋异禀，雷声在同龄队友中表现出色，也因此得到了教练的重点培养。不负众望，1998年14岁的雷声获得了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花剑少年组男子单人赛冠军。

调整心态成为主力

身着雪白的剑服，头戴威武的护面，手持闪亮的长剑……击剑运动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令不少人神往。但是对于当年刚刚取得点成绩的雷声来说，却面临着重要抉择。

“正常的小孩在我那个年龄都是在读书考学，我如果继续练习击剑，肯定是要淡化文化课学习，到底是继续深造还是回到学校读书，关系到我今后的人生发展。”雷声回忆说，当时他确实在花剑上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教练觉得如果放弃实在太可惜，一方面教练做他父母的工作，“另一方面还是因为自己喜欢花剑，所以最终选择了坚持”。

2001年，17岁的雷声入选广东省击剑队。在省队的日子里，由于练得比较好，雷声得到了教练的特别关注，被当作全队的重点培养对象。雷声也用他的实力证明了教练的选择。在2002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上，刚刚成年的雷声一路挺进决赛，与花剑老将王海滨对决。尽管在决一剑的时候不敌王海滨，获得亚军，但由于参赛年龄小，一直没被看好的雷声成了当时的“黑马”。

“一般来说，击剑这个项目出成绩都是在20岁左右，我当时刚18岁，打青少年组没问题，打成人赛就显得很弱。”雷声说，越不关注比赛结果，越能把自己的实力超常发挥出来。

正是因为这次的出色表现，被王海滨看中，入选到了国家队。“到了国家队完全是散养。”雷声说，因为自己是队里的年轻队员，不是主力，没有教练会来教你，只能在旁边自己学，“这与我当初在省队的状态截然不同，因为在省队的时候我是重点，教练关注点都在我身上”。

2005年，王海滨退役，转为中国花剑队主教练。在王海滨的指导下，雷声进步很快，也顺利成为国家击剑队男子花剑组主力队员。

拾起书本问鼎最高奖台

“运动员每年都参加很多比赛，对于比赛输赢也会很理性地面对，但遇到特别重视的比赛时，也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雷声坦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因为此前我已经在世锦赛上连续两年拿了铜牌，世界积分排名也在第四名，但我却输给了当时世界排名第5的选手，而且这个选手最后拿了冠军。如果当时战胜了这位选手，说不定冠军就是我的……”

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高高升起五星红旗，是每一位中国运动员心中的最高目标。不过，奥运会四年一次，对于运动员来说，他的黄金阶段又有几个四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让雷声开始反思击剑生涯。要不要继续练下去？如果再练4年，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还打不好怎么办？是不是运动员只有在奥运会上拿到名次才是唯一的意义？

“既然不知道怎么选，不如先放一放，去学习文化课，看看跟我刚刚进入国家队时同样年龄的小孩在考虑什么？”雷声说。于是，2009年，他选择了去北京大学重读本科。在北大读书期间，除了上课，其他时间雷声都会回国家队继续训练。“虽然学校的课程与击剑无关，但对我分析问题、开阔思维有很大的帮助。”雷声说。

在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雷声变得更加沉稳，战术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他说，“2010年我的世界积分排名已是第一名，实力在那，奥运会上只要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就行。”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中，雷声在11比13落后的不利情况下，迅速调整心态，用擅长的进攻优势最终以15比13击败对手，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男子花剑金牌，打破了欧洲人对该项目长达116年的垄断。

如今，退役后的雷声转做了国家男子花剑队的教练。“作为花剑人，不想轻易离开这项运动，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花剑变成世界二流水平。”雷声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花剑队重新振兴。

如今成为国家男子花剑队教练的雷声希望通过自身影响力振兴花剑队。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0 印完时间：4:40 本报印刷厂印刷